

聞秘闈宮清晚

慈禧太后

郭劍貞編著

文翔圖書公司

慈禧太后 目錄

慈禧太后的戀人	一
老佛爺稱呼的由來	八
算計曹寡婦	二〇
慈禧太后賞識李鴻章	四〇
慈禧太后與紫葡萄	四八
慈禧太后所寵愛的太監受誅	六四
慈禧太后替醇親王生兒子	七四
慈禧太后爲了掌握政權立載灃爲帝	七八
慈禧太后迷戀的戲子	九〇
金玉樓	一〇三
謀殺東太后	一一五
慈禧太后爲什麼要囚禁光緒皇帝	一二五
慈禧太后上泰天的御用列車	一五九

慈禧太后的梳粧檯及駐顏術	一七〇
慈禧太后的御劇場和上方玉食	一八九
慈禧太后的珠寶	一九九
慈禧太后在火車上的御衣庫及御廚房	二〇七
慈禧太后的鸞輿	二二六
慈禧太后的鳳輦	二三三
慈禧太后洗澡要用多少毛巾？	二三五
慈禧太后個人衣飾的工業區	二四〇
慈禧太后的狗	二六二
慈禧太后對裝飾的講究	二七二
慈禧太后臨死還不放過光緒皇帝	二八三

慈禧太后的戀人

蘭姑娘的家是一團和氣而又安寧恬靜的地方。她父親自從掛冠歸林之後，只在家裏坐享大將軍的俸祿，逍遙度日。他整天煙管不離口，除了睡覺的時候，才任它橫在胸口的袍摺子裏。那時候，他的鐘形緯帽斜擱在額上，紅頂子微微歪着。他那做得一手好針線的夫人，常愛看着這已與她過了多少年的男人微微而笑。他們由於生活優裕，寧靜的面孔上毫無煩惱的痕跡。他們膝下一共有兩男兩女。現在兩個女兒正在客堂後面的小書房裏攻讀經書。他們的老師是個好好先生，胖胖的，而又時常喘噓噓的。學生偷閒不讀書，他也並不怎麼在乎，只有他突然從小睡中驚醒的時候，往往倒把閉頭的學生嚇了一跳。

蘭姑娘是很有志氣的，她有偉大的夢想，那種夢想是如此的偉大，有時連她自己也有點兒害怕。因此她的夢想從來不告訴人，只暗暗的藏在心裏，只拚命的求知識以求她的夢想終於有實現的一天。她又渴望在一個縹緲的未來，能够突破禮教的藩籬，走出去看一看在那花園圍牆之外的世界。

父親坐在那兒，懶懶的吸着煙，已差不多睡着了。母親正在辛動的縫衣。在另一間屋裏的先生正在點頭晃腦的打瞌睡。姊妹二人也正在研讀她們的書，不過紙上那些龍飛鳳舞的字，他們究竟看見了沒有，却是個疑問。

那時正是閏人的春天，滿園子裏都開放着牡丹花，杜鵑花與木蘭花。

蘭姑娘手捂着嘴，悄悄地向窗外張望。花園裏陣陣蜜蜂正嗡嗡地唱出一片醉人的催眠曲。不怪先生瞌睡，父親也睡着了！正是春天呀！蘭姑娘的一雙惺忪倦眼却突然望到了花園的那一邊，阿媽小竹正在走過來。那個傭人悄悄地走着，向上望了一望，正接觸了蘭姑娘的視線。她默然的以指按唇，左右張了一張，將頭點了一點，隨即轉過身去，又悄然走回去了。

蘭姑娘對於這個暗號是多麼熟悉呀！她以前已經看見過無數次了。這個暗號就是說：「他剛剛從月洞進了花園！」

蘭姑娘看着她妹妹。她妹妹雖一面在微笑，却有點兒着慌。她向點頭晃腦的老師緊張的看了一眼，又探身向前對父母張了一下。她幾乎要搖頭說不可以了。但是她沒有，因為她很愛這個大膽的姊姊。從滿人貴族家庭的小姐身份來說，蘭姑娘確是够大膽的。悄悄的，慢慢的，蘭姑娘由座上站起，轉身穿過了掛簾，一點兒聲息都沒有。她並沒有驚醒她父親，她母親雖看見却沒有問她。蘭姑娘在這種時候到花園裏去散步原是極平常的事，而且小竹不是才在門口出現要陪伴她的嬌小姐嗎？那一定不會有什麼害處的。因此蘭姑娘一直走進了花園。

這是一座極大的花園，園內正是千紅萬紫的爭奇鬬艷。牡丹紅得像嬰兒的小口，杜鵑花白裏帶紅，像含羞的少女，至於木蘭花則像聖潔的修道女。陣陣的蜜蜂由一個花叢飛到另一個花叢，吮着花心，嗡嗡亂唱，恣意享受春天的百花香。園子的四週列着各式大樹，小徑兩旁也是短樹成籬。樹影照在大理石的椅子上與板橋上。花園最僻靜處的一個小涼亭的瓦屋，頂上也正搖曳着樹影與日光，那些脩長的樹幹，伸着長

滿了葉子的大手臂，似乎告訴人那兒有安寧，可使人享受一兩時的出塵之樂。涼亭盡頭的花園驕開了一扇月洞門，而現在這扇月洞門是關着的。

多麼安全的地方呀！蘭姑娘自己微微笑着，一步一步的直向涼亭走去，毫無猶疑不決的態度。涼亭的門是關着而且下着鎖的，但那把鎖却有一個秘密機關，只有三個人知道，這三個人，一個是小竹，她有一把鑰匙，但她却愛她的小姐勝於任何人，甚至於勝過自己親生的骨肉。第二個人是蘭姑娘自己，第三個人也就是知道月洞門秘密的人。當然還有第四個人可能也知道個中訣竅，但是這個上了年紀的老園丁不但很蠢而且幾乎瞎了，再說他又是愛蘭姑娘的，他永遠不會洩漏她的秘密。

蘭姑娘移動着那一雙未曾纏過的纖足，筆直的往涼亭走，忠心的小竹則恭敬地跟隨在後面。到了涼亭，她一逕登上臺階，進了門，隨即可把門無聲的關上。小竹沒有跟進去。她不但很聰明，而且很愛蘭姑娘。她跑到涼亭附近的一個大理石檯上坐下來，面對着涼亭前面的一帶地面。因此正屋裏如果有人往外看時，只要看見她，就會想蘭姑娘必定也在涼亭前面，不至於有其他的猜想。

小竹的確是很聰明，不怪蘭姑娘對她竟是絕對的信任。

蘭姑娘進了涼亭，將門關上了之後，從一張長桌子旁邊的方檯上站起了一位盛裝的滿洲公子。他一看見蘭姑娘，眼睛便突然發出了光亮，也立刻注意到了她驚人美麗，她的纖手，濃黑的眉毛，以及露出粉荷色旗袍下的雙足。蘭姑娘的一身衣裝恰恰配合了花園以及涼亭的色調。她的旗袍上鑲着金線子，頭下一排寶石似的閃光鈕扣，分外映出她的花顏玉貌。她的前額很高，一片前劉海上繫着一道紅的絲線。她的雙頰

微微發紅，關上門之後，就亭亭玉立地在那兒接受那位滿洲公子的欣賞。

「榮祿，」她低低叫着他的名字。「我又來了。」

他將她的纖手一把握住。這兩個人真像一對畫中人：蘭姑娘是一身粉荷色的衣衫，榮祿則穿了一身華麗的禁衛軍統領的戎裝，足以互相媲美。他握着她的手，凝視着她的一對眸子，注意到了她緋紅的雙頰，更在那一片嬌羞中尋着了他所最渴望的東西。此時只有他們兩人在一起。這是完全違反禮教的舉動。滿洲人的姑娘從來不許單獨和一個公子相會。至於她秘密的前去和他私會，讓他握她的手，對她一往情深的笑，尤屬非禮。但蘭姑娘却來了，而且讓魁偉的榮祿握着她的手——緊而又不太緊的——更讓他對她那雙滿含智慧像一泓深黑色的池水的眸子，盡情的注視。

他們四手互相握着，輕輕的，他將她拉過去，輕柔的笑着，她並沒有拒絕他。她沒法拒絕榮祿，因為他是如此的溫柔，在他的微笑之下，她的反抗全部解除了武裝。

「蘭，你美麗極了，」他幾乎是耳語着。「我愛你比愛任何人都利害。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與你相比。只要你想，你皇后也能做。天下的英雄都要將世界的財富獻在你的足前，天下的英雄都要為獲得你的青睞而互相作戰。你多麼的艷麗呀！我是多麼的愛你呀！我不曉得你心裏知道嗎？」

蘭姑娘半晌沒有作聲，只向他端詳，對這個打破古禮，不怕她父母震怒，而秘密來與她私會的男子，凝視不瞬。最後，她不禁嫣然微笑。

「我知道的，」她輕柔地說：「因為，我也愛你。」

他們又互相擁抱——天地都似乎靜立不動了。

涼亭之外輕輕傳來了一些小聲音。蘭便從榮祿懷裏向後掙退了一步。

「小竹的信號，」她耳語着。「我必須去了。明天來嗎，榮祿？」

他點點頭，很不情願的將她放開。

他靜靜的笑着說：「過幾分鐘我就去給你的父母請安。這一次我不打月洞門走。我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訴你父親。你可以隔着門簾在你書房裏聽。我現在不告訴你什麼消息，因為我們的時間太寶貴，我只能說蘭我愛你；我永遠的愛你，到死也要盡忠於你。」

她輕輕用手捂着他的嘴。這是一個大膽的姿態，因為滿洲人的姑娘不可以有示愛的行動。然而，你瞧，榮祿不是說過他愛她嗎？她一轉眼已跨出了涼亭走了，榮祿從窗子裏一直望着她的後影，直到她進了正屋。不久之後，他又看見小竹回來走到月洞門前。忽然月洞門豁然洞啓。榮祿迅速的離開涼亭，走出了花園，既不望左，也不望右，因為他知道如果有危險，小竹是不會開門的。

然後他繞過了圍牆，走進將軍府的大門，吩咐傭人通報進去。蘭姑娘的父親從小睡中驚醒了，匆匆拾起袍摺子裏的煙管。母親也將針線擱在膝蓋上。隔着門簾的另一間屋子裏，榮祿可以看見兩姊妹正在用功讀書，那位老先生忽然驚覺，厚嘴唇裏發出了似乎不耐煩的一聲哼哼。然後他用京話對兩個女學生吼了一聲，於是他們的頭就低得更加厲害一些了，榮祿笑了，却裝着沒有看見隔壁的情景。

他在靠牆對門的一張匝上坐下了，傭人捧上了茶點。蘭姑娘的父親向來是喜歡敬客的，尤其客人是榮

的時候。他把榮祿當兒子看待，其實他心的深處很希望榮祿將來有一天可以變成他的快婿。除了蘭姑娘的父親之外，沒有人知道他這一段心思。她母親也有一個跟這個相仿的心思，不過她也從來不會說過，因為家裏以及兒女婚姻大事都是父親作主的。榮祿若能猜到這老兩口兒的心思，一定會好笑的。不過他不知道。

因此，蘭姑娘的家裏有五個人都懷着秘密。小竹與蘭姑娘共同守着幽會所在的秘密。蘭的妹妹猜着了七八分。蘭的父親和母親也各有秘密。只有造成秘密中心的榮祿一無所知。

他是禁衛軍的統領，手下有一隊兵，是奉令看守紫禁城的四門，並保衛皇族生命財產的，爲了這種重責在身，他常常獲悉紫禁城以外的消息。他一有這種消息便來報告給蘭姑娘的父親聽，因為他年紀雖老，但是對於一度指揮現已放棄的軍隊中情況，仍然相當關心。

茶點奉上，客套完畢之後，榮祿道明了來意。

「皇后至今還沒有生下太子，」他閉閉而入的說。

老頭兒沒作聲，只從口裏噴了一口唾。但是他的眼睛很明亮。他知道，過一會兒榮祿會得告訴他的。榮祿却似乎被僕人才端在他面前的茶及放在他面前的點心，發生了深切的注意。過了好久，他才說：「中國皇位還沒有一位繼承的人。」

這時候榮祿已經注意到隔房的蘭把頭不耐的一扭。

「因此」，他又接着說：「皇上已經下令要娶一位妃子了。當然，她必須出身於高貴的家庭。這道敕

令裏已經點好了十七名秀女。以後皇上會再下令擇定吉日，以便他們到皇城裏去備選。他們跟我說，皇后氣得了不得，但是她也沒有辦法。不久，宮裏就要有妃子了。皇上希望這位妃子能够替他生下一位傳宗接代的皇太子！」

這時蘭姑娘忽然做了一件驚人的事。她不顧她的老師，不顧她妹妹的皺眉蹙額，連書也不闔，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一直走進了屋子。

「我的名字就在那十七名裏面！」她銳聲的說：「我知道！因為我的心告訴我！」她以手撫着胸口。榮祿的心冷了半截。他的胸口上起了重壓。當他接觸到蘭姑娘的視線時，他的臉成了死灰色，他旋過身去看着蘭姑娘的父親。父親也正瞪着蘭——他的嘴張得很大，說不出話來。

接着，一個傭人進來通報「有聖旨到」。

跟着就有一名宮中的太監，耀武揚威的走將進來，捧着一張蓋了許多印的黃紙給蘭姑娘的父親。一道聖旨！原來不過是一張黃色的而已。然而這一張紙却改變了蘭姑娘的一生也注定了中國的某一時期的命運。

蘭姑娘的父親照例先行三跪九叩首，才捧讀聖旨。然後他仰頭來看榮祿。

但榮祿已經走出門外了。或許他已猜到，或許他的心已經告訴他，這太監傳來的聖旨的內容了。因此在老將軍還沒讀完聖旨之前，他已經悄悄的從花園裏溜走了。

老佛爺稱呼的由來

這天，咸豐皇帝吃過鹿血後，便不像剛才聽大臣談戰爭時那樣懨懨欲睡了，他哼着崑腔跑出來接朱蓮芬。一手把剛要跪下的人兒拉住說道：「小朱子，你好忍心！只顧討好陸都老爺，便忘記你的萬歲爺了？」

提到「陸都老爺」他並沒有生氣，只看小朱一揚媚眼，便是有氣也消了。朱蓮芬美的地方都是男人的，那伶俐的眼，那圓直的鼻，那弓形的口，都比女人的大而更動人，配着自小養成的小嬌態，成了一個奇怪的兩性混合體，當時北京的上流人，都爲他傾倒着，並不止是一個皇帝和一個陸御史哩。

「萬歲爺疼愛，奴才那裏敢忘記，只恨奴才是唱戲討活兒，陸都老爺爲了替太夫人做壽，招了奴才助慶……」

朱蓮芬這樣辯解着，聲音圓轉嬌柔，使聽着的人不忍使他難過了。咸豐皇帝挽着他的手，截住他的話，笑道：

「我也不怪你，只要你唱一隻曲子來。」

朱蓮芬道：「曲子只怕萬歲爺聽膩了，奴才且念幾首詩給萬歲爺聽聽好麼？」

咸豐連聲叫好，携了他上炕並肩疊腿坐了，聽他哼道：

「莫將煩惱著詩篇，百歲原如一覺眠；
夢短夢長同是夢，獨留真氣滿乾坤。
天地生才總不虛，由來豹死尙留皮；
縱然出土仍歸土，靈性長存無絕期！
無術揮戈學魯陽，枉談肝膽異尋常；
一從薤露歌聲起，邱壠無人宿草荒！」

咸豐怔怔望住朱蓮芬，聽到這裏便忍不住截住不讓再念，問道：「那裏來的這樣斷腸詩句？」
朱蓮芬道：「這不是咱們中國人的詩，是英國人威妥瑪用咱們中國文譯的西洋詩，全詩一共九首。」
咸豐詫異道：「洋鬼子也會做詩嗎？該死！他們正在打大沽口，還做這樣的詩來，像吊喪調兒似的，你不是做他們的奸細吧？」

朱蓮芬吃驚道：「萬歲爺說什麼？他們又打大沽口嗎？奴才委實不曉得。若說奴才做奸細，那可是天大冤枉！」

咸豐終覺不快，委實聽了那樣淒涼薤露的歌詞，使他的一腔高興給掃盡了。他跳下地來，瞪了朱蓮芬一眼，朱蓮芬心膽都嚇碎，不覺跪下來道：「萬歲爺，萬歲爺。是奴才無知，只知道外國人會做中國詩一定會叫萬歲爺歡喜，這才念出來，本意是討好兒。請萬歲爺原諒吧！」咸豐不做聲走了出去。

朱蓮芬沒想到念出來的詩，竟是這樣使皇帝不快活。他跪着，皇帝不再睬他。初相見時那一副纏綿恩寵的樣子，可以一眨眼間，冷落地拋下了不理，這大概便是所謂天威莫測吧？怪不得一般都說「伴君如伴虎」，那幾首詩，原是想當做皇帝談助，拿外國人會做漢詩這回事來顯顯中國的文教廣被的情形，怪只怪自己不先說清楚了才念，這回皇帝一反臉，那災禍看來是不免了。

這樣想着，朱蓮芬只覺心驚膽顫。皇帝沒有叫他起來，他這一跪便不知道要跪多少時。皇帝却已坐了步輦不知往那裏去了。留在敷春堂的，只有二十幾個小太監，他們見皇帝悶聲走開，彷彿都趁了心願，他們不會同情這可憐少年，反而恣意嘲侮起來：

「瞧這小崽子，這回可倒楣哩！」

「怎麼全不懂個忌諱的，向萬歲爺念起喪門詩來的。」

「他還不曉得熬爺正爲了洋鬼子生氣。」

「他賣弄懂的吟詩哩。」

「喂，小免崽子，唱一支好聽的給我們聽聽吧！」

「噓，你還要他唱？聽了準會晦氣！」

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益發把個朱蓮芬說得驚惶起來，他抬頭四望，沒有一個太監同情他，帶他進來的崔總管，也早已跟皇帝出去了，沒有人能够幫他的忙，他跪到雙膝疼痛，也不敢動。

此時咸豐却是向「天地一家春」去了。

懿貴妃還耽擱在桐陰深處，一點也不知道皇帝會忽然改轉主意來看她。只見一個宮女，氣急敗壞的走到欄邊說道：「慈爺來了！」

懿貴妃吃了一驚。急忙穿回鞋子，拉一拉衣服，安得海也着慌了，連忙將脫下了的紅纓帽戴回頭上。幾個人簇擁了貴妃。咸豐却在「天地一家春」撲了個空，繞道轉來桐陰深處，想去杏花春館了，懿貴妃出來恰好接着。

皇帝滿臉不快，停了步輦，向跪接的懿貴妃道：「怎麼不在「天地一家春」等我，却跑到這裏來了？」

懿貴妃鎮定地答道：「只因等了半天，猜想慈爺或許國事勞心，今天又是來不得了。因此才走來這裏，看看初次承恩的地方，也如同見慈爺哩。」

「嗯。」皇帝下了步輦，走進屋子來向炕上坐着，懿貴妃小心伺候着問道：「慈爺爲什麼這樣不快活？可是天津那邊很緊張？」

「嗯，沒有什麼，幾條洋兵船，不當一回事。只是洋鬼子做的詩，使人不快。」

洋鬼子做詩，在懿貴妃聽來真是一件新聞，便問道：

「洋鬼子的詩嗎？一定是好笑的，狗屁不通，所以慈爺生氣了？」

皇帝假在炕上，接過宮女進的水烟吃一口說道：「文字倒也罷了，只是叫人聽了太衰頹了些。」

懿貴妃道：「我雖然不懂做詩，可是常見說，詩是心聲，又說詩有什麼詩識，做了不吉利的詩的人，

往往就碰到晦氣事體，跟聽的人倒是沒干係的。也許那些洋鬼子活該倒楣了，所以先有衰頹的心聲流露出來。說句幸災樂禍的話，咱們應該歡喜才是哪。我倒想聽聽洋鬼子怎樣衰的調兒。」

「咸豐聽了這樣的譬解，心頭的不愉快去了大半，笑道：『我倒沒想到讖兆是他們的，只覺聽着怪刺耳，而且又出韻，十一真通到十三元去了。誰耐煩記它。』」

崔長壽打個千兒道：「奴才還記得。」

咸豐便叫他念出來，懿貴妃聽着攢眉道：「果然鬼聲鬼氣的，活是鬼子詩了。聽說大沽口那邊打仗了，這還不是一個兆頭嗎？他們是要吃着僧格林沁心的苦頭了！」

咸豐笑起來，說道：「這樣說來，我是錯怪小朱子了，崔長壽！你去放他回去吧，明天再着他來好了。」崔長壽領旨退出去。懿貴妃便陪着咸豐回「天地一家春」。

安得海捏了一把汗，看着貴妃若無其事地應付着皇帝，心裏的大石才放下來。有了皇帝，「天地一家春」便用不着他了，他沒有跟隨回「天地一家春」，却追上崔長壽向敷春堂的路去。走過杏花春的時候，他垂下頭走過去了，回頭瞧見杏花春倚着門邊擠眉弄眼，他伸手指指崔長壽的背後，向杏花春吐吐舌頭。來到敷春堂，朱蓮芬還跪在老地方，幾個小太監的嘲弄，已把他急得臉青氣促。冷汗透了紗馬褂。崔長壽走上前道：「你還跪着做什麼？快回家去吧。你已經沒事了。」

朱蓮芬早已跪得雙腿麻木，好像不是自己的腿了。他向崔長壽叩了一個頭，忍不住眼眶滾出淚來，又怕再觸霉頭，強自忍住了，掙扎着站起身，還是站不牢，便坐在地上，雙手搓着腿和膝，那模樣兒煞是可

憐。安得海看着也不忍，便上前扶着，崔長壽道：「你回去該小心，陸都老爺那邊要回絕了他，萬歲爺明兒還要叫你進來哩。也是你的運氣，剛才要不是懿貴妃說好話，你也莫想活着出去了。以後唱曲子也得賞心點兒，多唱些吉祥字兒。」

朱蓮芬一步一拐，怔忡出了園明園，回到家門纔長嘆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屋子裏迎出來一個人，一把抱住他，纔沒倒下地來。

朱蓮芬定睛一看，抱持他的不是別人，正是都御史陸懋宗。他吃一驚，想撐開他，可是渾身乏力，只得由他抱持着進了花廳，他的老子朱小三和母親都圍上前。他被放在炕上，面色青白着，微微喘氣。仰着頭道：

「陸都老爺，請你不要再到這兒來了。」

「什麼事啊！蓮芬，你告訴我呀？爲什麼萬歲爺會召你進去，又這個樣子回來？」多情的陸御史坐在炕沿邊上這樣問。

朱蓮芬却不答這話，只說道：「陸老爺府裏有客，又是太夫人好日子，爲何跑來這裏呢？」

陸懋宗道：「我們的客都讓崔長壽來召你進園明園這件事嚇跑了，正不知是鬧的什麼亂子。我只怕你或被皇上看上了。這裏正打算上摺子呢。因此才來向你父母打聽的，他們也不知道你和皇上有交情，我正沒主意，好容易你回來了。你在裏邊遭了什麼事兒？是那批太監妄作威福和你搗蛋？還是真的被皇上召去？你告訴我吧！」